孝經

全

孝經 一冊
忠經 一冊　朝鮮木板（英祖時）

大正三年九月廿八日京城ニテ朴春和ヨリ四円ニテ買フ
印刷用紙共ニ極メテ善本ナリ

孝經ハ朱子ノ刊誤本ニ董鼎注ノモノ柳成龍ノ跋後アリ
忠經ハ明ノ宣德板ニ本ヅキ王相ノ箋注アルモノナリ
本書孝經ノ巻首ニ真宗大王御筆又ハ永祐園書筆トアルモ二者同一人ニアラズ次ノ永祐園トアルヲ正トス　真宗ナラバ延祐宮（又十歳ニシテ歿シ且干支ニ壬戌無シ）永陵タラザルベカラズ　永祐園ハ荘献世子ノ園号ニシテ其妃洪氏ハ洪鳳漢ノ女也ニ悲慘ナル閒中録ヲ傳フ　本書孝筆ハ壬戌十月丙午ト日トアルハ英祖十八年壬戌ニシテ荘献世子八歳ノ時ノ筆蹟ナルコト疑ナカルベシ　當時洪家ノ書ト思ハルヽモノヲ多ク買得タルモ一部ナリ

大正五年七月卅日　偶　明治天皇祭日也
倫識

壬戌云ハ荘献世子筆

永祐園睿筆

七九リ

真宗大王御筆

孝經 一冊
忠經 一冊 朝鮮木板 英祖時

大正三年九月廿六日京城ニテ朴春和ヨリ四円ニテ買フ
印刷用紙共ニ極メテ善本ナリ

孝經ハ朱子ノ刊誤本ニ董鼎注ノモノ柳成龍ノ跋後アリ
忠經ハ明ノ宣德板ニ本ツキ王相ノ箋注ナルモノナリ
本書孝經ノ巻首ニ真宗大王御筆又ハ永祐園睿筆トアルモ二者同一人ニアラズ 永祐園トアルヲ正トス 真宗ナラバ延祐宮（又十歳ニシテ歿シ且干支ニ壬戌モ無シ）永陵タラザルベカラズ 永祐園ハ荘献世子ノ園号ニシテ其配洪氏ハ洪鳳漢ノ女也ニ悲慷ナル閑中漫録ヲ傳フ 本書睿筆ハ壬戌十月下七日トアルハ英祖十八年壬戌ニシテ荘献世子八歳ノ時ノ筆蹟ナルコト疑ナカルベシ 當時洪家ノ書ト思ハルヽモノヲ多ク買得タルモ一證ナリ

大正五年七月卅日 偶 明治天皇祭日之 倫識

壬戌十月初七日

孝經一件

孝經大義序

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頗亦相似學以大學爲本行以孝經爲先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祖也自克明峻德以至親睦九族極而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爲道蓋已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徽五典禹以致孝而敘彝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人紀之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帥是而行備見於記禮所

載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其爲孝蔑有加焉功化之盛至使四海之內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芽甲之微無不得所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即其遺法也世入春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誠使天子公卿躬行其上凡禮樂刑政之具壹是以孝爲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一轉移間王道顧不易易乎惜也徒託之空言而僅見於門人記錄之書也書存而道可擧雖不能行之一時猶可詔之來世今此經之

可考者不過漢藝文志而已而其篇次則顔注古文二十二章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章河間王所得顔芝本而劉向之所叅校者也要之出於諸儒傳會皆非曾氏門人所記舊文矣唐玄宗開元敕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并以閨門一章去之卒啓玄宗無禮無度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以禮爲外飾之所資仁義爲後來之漸有不知所謂因心之孝者果何所因而又何自而萌乎學之不講德之不脩一至於此桓桓文公特起南夏平生精力用工易四書爲多至此書則僅成刋

誤一編註釋大義猶有所未及噫人子不可斯須忘孝則此經爲天子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章句已明而文義猶闕顧非一大欠事乎盖嘗有志彙集諸家傳註以明一經而未果一日余友胡庭芳挈其高弟董眞卿訪余雲谷山中手携孝經大義一書取而閱之則其家君深山先生董君季亨之所輯也其書爲初學設故其詞皆明白而切實熟玩之則義趣精深又有非淺見謏聞所能窺者族兄明仲敬爲刋之書塾以廣其傳此豈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

他有化民成俗之道哉噫滕五十里國耳其君一用之至於四方草偃風動一時行事猶班班有三代之風學問之功用固如此晉武魏文亦天資之美者惜諸臣無識不能有以啓導而充大之悠悠蓋壤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年人心秉彝極天罔墜豈無有能講而行之者誠有以二帝三王之心爲心則必以二帝三王之敎爲敎矣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歲在乙巳陽復之月

前進士武夷熊禾序旹大德之九年也

朱文公作孝經刋誤以古文定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合一千七百八十字內刪去二百二十三字

經一章　今文開宗明義章第一至庶人章第六合爲一章

傳之首章　今文廣至德章第十三

傳之二章　今文廣要道章第十二

傳之三章　今文三才章第七

傳之四章　今文孝治章第八

傳之五章　今文聖治章第九上一節

傳之六章　聖治章下一節

孝經大義

朱文公刊誤
鄱陽董鼎註

善事父母爲孝人之行莫大於孝堯舜大聖人也其道不過孝悌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壹以此道此書乃曾子聞於孔子而曾子門人又以所聞於曾子者合而記之以爲一經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當受用近之閨門妻子兄弟長幼遠之天地鬼神四海百姓皆自此推之經常也名之曰孝經者以其可謂天下萬世常法也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

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閒音閑閒字坐字參字今文無

仲尼孔子字名丘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稱子者尊之也此書曾子門人所記也孔子稱字曾子稱名師弟子之義也閒居燕居之時也仲尼呼曾子之名而語之以古先聖王之所以治天下自有極至之德切要之道以順其心故天下之民以此和協而親睦上下擧無所怨汝

其知之否乎蓋天下之怨每生於不和不和之患常起於不順今有一箇道理能使之和順而無怨誠學者所當知也引而不發重其事而未欲遽言之也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理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五者皆謂之德而此獨舉其德之至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是而其大目則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即仁義禮智之性率而行之以爲天下之達道者也皆謂之道而此獨舉其道之要道也德也一理也見於通行者謂之道本於自得者謂之

德德之至即所以爲道之要順者不過因人心天理所固有而非有所强拂爲之也

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辟音避

禮師有問辟席起對曾子見孔子舉其德而曰至德舉其道而曰要道其事重大故辟席而起辭讓而對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敎之所由生

夫音扶生下今文有也字

至此方言出一孝字即所謂至德要道也仁義禮智雖皆謂之德而仁爲本心之全德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孝爲德之至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交五者雖皆謂之道而親生膝下行之最先故子孝於父獨爲道之要本猶根也行仁必自孝始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一念之發生生不窮猶木之有根也聖人以五常之道立教本立則道生移之以事君則忠矣資之以事長則順矣施之於閨門則夫婦和矣行之於鄉黨則朋友信矣充拓得去舉天下之大無一物而不在吾仁之中無一事而不自吾孝中出故曰教之所由生

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

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語去聲　夫音扶

孝之義甚大而其爲說甚長非立談可盡故使復位而坐而詳以告之孝以守身爲大身者親

之枝也舉其大而言之則一身四體舉其細而
言之則毛髮肌膚此皆受之於父母者父母全
而生之我當全而歸之爲人子者愛重其身而
不敢少有毀傷此乃孝之始事也至於能立其
身能行其道不惟自揚其名而又以顯其父母
此則孝之終事也故夫所謂孝者始於事親爲
孝子中於事君爲忠臣忠孝兩盡則終於立身
爲全人矣蓋孝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未有
孝而不仁者也未有孝而不義者也未有孝而
無禮無智無信者也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事兄

則悌以之治民則愛以之撫幼則慈一孝立而萬善從之始言保身之道終言立身之道蓋不敢毀傷者但是不虧其體而已必不虧其行而後方可言立身故以是終之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敎加於百姓刑

于四海蓋天子之孝 惡去聲

親謂父母也愛者仁之端敬者禮之端惡者愛之反慢者敬之反德教謂至德之教刑儀刑也

孔子旣言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於是首言天子之孝天子者又德教之所自出也爲天子而愛其親者必於人無不愛而不敢有所惡於人敬其親者必於人無不敬而不敢有所慢於人我之愛旣盡則人亦興於仁而知所愛矣我之敬旣盡則人亦興於禮而知所敬矣夫如是

則四海之大百姓之衆皆知有所視傚而同歸於孝矣此蓋天子之孝當如是也天子者天下之表也上行之則下效之君好之則民從之天子所以愛敬其親者如此其至則下之人所以愛敬其親者亦莫敢不至况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愛親敬兄本人心天理之固有天子亦順其所固有而利導之耳安有感之而不應倡之而不和者哉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者如此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
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
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
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
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

民人蓋諸侯之孝 離去聲守貴守富之孝下

今文各有也字

在上在一國臣民之上驕矜肆也高居尊位也危不安也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守法度也滿處富足也溢滿溢也位尊曰貴財足曰富社稷國之主也諸侯初受封則天子賜之土使歸其國而立社稷以社主土稷主穀民生所賴以安養者也諸侯在一國臣民之上而不敢自驕

則身雖居高而不至於危殆不安矣制節財用謹守法度則財雖盛滿而不至於涌泆蕩溢矣居高位而不危則不失其位之貴是所以長守此貴也處盛滿而不溢則不失其財之富是所謂長守此富也富與貴常不離其身如此然後方能保有其社稷而和調其民人此蓋諸侯之孝當如是也蓋自其始封之君受命於天子而有民人有社稷以傳之子孫所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豈易而得之哉則爲諸侯之先公者其身雖沒其心猶願有賢子孫世世守之而

不失也爲其子孫者果若循理奉法足以長守其富貴則能保先公之社稷和先公之民人矣諸侯之所以爲孝者莫大於此如其不念先公積累之艱勤恣爲驕奢至於危溢以失其富貴而不能保其社稷民人則不孝莫甚焉此諸侯所當戒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

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

蓋卿大夫之孝也德行擇行行滿之行並去聲惡去聲

法服法度之服先王制禮異章服以別品秩卿有卿之服大夫有大夫之服法言法度之言德行心有實得而見之躬行者也無擇謂言行皆遵法合度而無可選擇也爲卿大夫者當遵守禮法謹修德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惟恐服之不中身之災也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惟恐

言輕而招辜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恐行輕而招辱也以此之故非法則不言言則必合法非道則不行行則必中道出於口者既無可擇之言行於身者亦無可擇之行是以言之多至於徧滿天下而無口過行之多至於徧滿天下而無怨惡服法服道法言行德行三者既全備矣然後上無得罪於君下無得罪於民斯能長守其宗廟以奉其先祖之祭祀矣此盖卿大夫之孝道也古者宗廟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卿與大夫同若服非法之服是僭

也道非法之言是妄也行非德之行是僞也三者有其一則不免於罪而宗廟有所不能守矣故以是言之卿大夫通王朝侯國之卿大夫而言卿之上有公即諸侯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

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長上聲

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母則同於愛父雖未嘗不敬也而以愛爲主以父主義母主恩故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君則同於敬父雖未嘗不愛也而以敬爲主以君臣之際義勝恩故也以此之故事母取其愛事君取其敬合愛與敬而兼之者惟父然也故由是移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爲忠矣移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爲順矣盡其忠順而不失其道以此事其上然後能常安其祿位永守其祭祀矣此蓋士之孝當如是也君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

各以其所事爲重也庶人薦而不祭又非士之比矣此章蓋言人必有本父者生之本也愛與敬父兼之所以致隆於父一本故也致一而後能誠知本而後能孝故移孝以事君則爲忠移敬以事長則爲順能保爵祿而守祭祀豈不宜哉士事也自一命以上皆有所事故名曰士士有上中下三初命爲下士等而上之爲中士上士

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

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養去聲

天之道謂天道流行爲春夏秋冬四時之運也地之利謂土地生植農桑之利也謹身者謹修其身不妄爲也節用者省節財用不妄費也庶人未受命爲士旣不得以事君所事者惟父母而已故以養父母爲孝然養父母在於足衣食足衣食在於務農桑務農桑又在於順時令別

土宜天之道春生夏長秋斂冬閉我則以春耕以夏耘以秋收冬藏用天之道如此則順時令矣地之利高下燥濕各有宜植我則或禾黍或秔稻或菽麥桑麻因地之利如此則別土宜矣盖順天道而不辨地利則物無以成辨地利而不順天道則物無以生必天道地利二者皆得而後生植成遂有以足於衣食矣衣食既足又必謹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用而不敢奢侈惟恐縱肆則犯禮而自陷於刑戮侈用則傷財而不免於飢寒常以此爲心則所以養其父母者

不徒養口體有餘而養志亦無不足矣此則庶人之孝所當然也庶人泛指衆人學爲士而未受命與農工商賈之屬皆是也

故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已下二字今文無于今文作於

唐玄宗云五孝之用則别而百行之源不殊自

天子而下爲諸侯爲卿大夫爲士爲庶人凡五等也夫子旣條陳五孝之用而具言孝道之極至則天子可以刑四海諸侯可以保社稷卿大夫可以守宗廟士可以守祭祀庶人可以養父母其必至之效有如此者聞者亦宜有以自勸矣然猶恐其信道之不篤用力之不果而反以吾言之行與不行爲無所損益於是又有以警戒之謂以此之故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各盡其孝而有終始則福必及之如前所云者苟或雖知爲孝而無終始則禍必及之不得如前所云

者盖所謂孝者雖有五等之别實爲百行之本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天子至於庶人一而已矣故夫子爲天子庶人通設此戒以結上文之旨云如此而禍患不及者未之有言理之所必無也學者可不敬誦而謹行之哉

右經一章

按朱子曰此一節夫子曾子問荅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傳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爲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盖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

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以爲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爲害不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爲一章而删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云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

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父者兄者君者下今文各有也字

夫子言君子之教人以孝也非必家至而戶到耳提而面命之也亦在施得其要而已必教之以孝使凡爲子者皆知盡事父之道即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之以悌使凡爲人弟者皆知盡事兄之道即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之以臣使凡爲人臣者皆知盡事君之道

即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盖致吾之敬者終有限惟能使人各自致其敬者斯無窮也又引洞酌之詩曰君子有如此愷悌之德民愛之如父母盖能以至德爲教順天下之心故其效如此其大也

右傳之首章釋至德以順天下

傳去聲○朱子曰然所論至德語意亦踈如上章之失云○上章今爲傳之一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釋至德章既言教民以孝悌之事至此章又申言之而并及乎禮樂孝所以愛其親也故欲教

民以相親相愛則莫有善於孝者矣悌所以敬其長也故欲敎民以有禮而順則莫有善於悌者矣得其和之謂樂樂有鼓舞動蕩之意故欲移改其風變易其俗則莫有善於樂者矣得其序之謂禮禮有上下尊卑之分故欲上安其君下治其民則莫有善於禮者矣此四者盖擧其要而言然孝悌禮樂一本也此經本以孝爲要道而四者之中孝又爲要孝於親必悌於長孝悌之人心必和順和則樂也順則禮也四者相因而擧有則俱有矣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道下今文有也字

上文兼言孝悌禮樂四者至此又獨歸重於禮至於言禮則又以敬為主盖父母於子一體而分愛易能而敬難盡故經雖以愛敬兼言而此獨言敬而以禮為重者盖其所以有序而和者未有不本於敬而能之也故又極推廣敬之功用盖此心之敬隨寓而見以此之敬而敬人之父則凡為之子者莫不悅矣以此之敬而敬人之兄則凡為之弟者莫不悅矣以此之敬而敬人之君則凡為之臣者莫不悅矣彼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者本皆有敬父敬兄敬君之心而

吾先有以敬之則深得其歡心矣此之敬加於一人而彼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所守者約而施者博此之謂要道也所以結一章之旨

右傳之二章釋要道 朱子曰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

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夫音扶行去聲之經之義之行

下今文各有也字因
地之義今文作之利

天以陽生物父道也地以順承天母道也天以生覆爲常故曰經地以承順爲宜故曰義人生天地之間禀天地之性如子之肖像父母也得天之性而爲慈愛得地之性而爲恭順慈愛恭順即所以爲孝故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人之行也孝本天地之常經而人於是取則焉則者法也天地之經常久而不變人之取則於天地亦常久而不易其於衆人之中又有聖人者出

法天道之明因地道之義以此順天下愛親敬長之心而治之是以其爲教也不待戒肅而自成其爲政也不假威嚴而自治無他孝者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是以政教之速化如此

右傳之三章蓋釋以順天下

朱子曰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爲趙簡子道子産之言唯易禮字爲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子産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陳天明地性

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爲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以爲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邪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並刪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

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
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
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
王

昔者謂先代明王明哲之君遺忽忘也小國之
臣謂土地褊小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

是也夫子言昔者明哲之王以孝道而治理天下也推其愛敬之心至於附庸小國之臣尚不敢有所遺忘小國之臣且不敢遺而況於公侯伯子男大國之臣乎以此之故所以得天下萬國之懽心天子建國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五十里以下皆小國也合大小之國極言其多故曰萬國以萬國之衆而皆得其懽悅之心則尊君親上洞然無間人心和而王業固社稷靈長而宗廟尊安以此事奉其先王則孝道至矣孝道之至如此而嗣世之君乃不

皆然則以不明不誠故也明足以有見而知事理之必然誠足以有行而不忘於微賤則萬國歸心先王世享矣夫子所以首稱明王而繼言其不敢蓋不敢之心則祗懼之誠也即經言天子之孝不敢惡慢於人是也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

歡心以事其先君

此言諸侯之孝治諸侯治一國者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此二者則所謂天下窮民與夫疲癃殘疾顛連無告皆在矣侮慢忽也一命以上爲士民則農工商賈也諸侯有卿大夫只言士民亦舉小以見大耳百姓或謂百官族姓或謂民之族姓然以上文萬國例之當是官族大夫之家先君始受命爲國君者也自天子以孝治天下而諸侯亦以孝治其國推其愛敬

之心以及於國人至於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慢之而況於士民乎以此之故所以得百姓之歡心百姓之心無不懽悅則能和其民人保其社稷矣以此而事奉其先君豈非孝道之大者乎此與經言諸侯之孝相發明不敢侮鰥寡即不驕不奢之極得百姓之歡心即長守富貴之本也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

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此言卿大夫之孝治士庶人亦并擧矣古者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隷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所謂臣妾也臣妾賤而踈妻子貴而親人之情常厚於親貴而薄於踈賤而昔之爲卿大夫以孝治其家者推其愛敬之心下及於臣妾曾不敢少有失於臣妾之心彼踈賤者尚

如此而況於妻子之親貴乎則不失其心可知矣是以無貴無賤無親無疎皆得其人之懽心而有以事其父母矣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

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音扶行去聲

此總結治天下國家三節夫然猶言惟其如此也故猶言是以如此也生謂父母存時祭謂沒後奉祀安者其心無憂享者其魂來格人死曰鬼氣屈而歸也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以孝治天下國家而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如此故其生而存則親安之沒而祭則鬼享之由其心意之

所安所以魂氣之易感也是以普天之下旣和
且平和則無乖戾之氣故災害不生平則無悖
逆之事故禍亂不作災害如水旱疾疫生於天
者也禍亂如賊君弑父作於人者也孝者天之
經地之義而人之行也人人盡孝則心和氣和
而天地之和應矣夫子遂總結之曰故明王之
以孝治天下如此蓋由天子身率於上諸侯以
下化而行之所以至此皆明王之力也又引抑
詩以明之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
而行之以明明王以孝治天下故諸侯卿大夫

皆以孝治
其國家也

右傳之四章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朱子曰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礙故今且得仍舊耳后不言合刪改者倣此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

無以加於孝乎 無字今文作何字

曾子既聞明王以孝治其極至之效如此於是又推廣而言敢問天子聖人之所以為治者固皆本於孝矣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德者果無以加於孝乎抑亦有在於孝之上可以致理成化過於此者乎

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

之行莫大於孝 行去聲

天以陽生萬物地以陰成萬物天地之生成萬物者雖以陰陽之氣然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夫子言人所禀受於天地之性則比萬物爲最貴以能與天地參爲三才也以天地之性言之則人爲貴以人之行言之則孝爲大何也人禀天地之性不過仁義禮智信五者而已專言仁又爲人心之全德義禮智信皆包括於其中仁主於愛愛莫先於愛親故仁之發見如水之

流行親親爲第一欵仁民爲第二欵愛物爲第三欵此人所行之行莫大於孝也人惟不知孝之大也是故失於自小惟不知人之貴也所以失於自賤自賤則雖有人之形無以遠於禽獸矣自小則雖有聖賢之資無以拔於凡庶矣此夫子荅曾子之問必先之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所以使人知所自貴而先務其大者董仲舒謂必知自貴於物而後可與爲善亦夫子之意也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此極言孝之大者嚴尊敬也配合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名旦食采於周位居三公故稱周公人子之孝於親者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其父者亦無所不至而莫大於配享上天惟天爲大尊無與對而能以己之父與之配享所以尊敬其父者至矣極

矣不可以復加矣然仁人孝子愛親之心雖無窮而立經陳紀制禮之節則有限求其能盡孝之大而嚴父以配天者則惟周公其人也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制爲嚴父配天之禮者周公也故夫子稱之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

其職来助祭夫聖人之德

又何以加於孝乎 夫音扶来下 今文無助字

郊祀祭天也祭天於南郊故曰郊后稷舜之臣

名棄舜命爲稷使教民播種百穀始封於邰爲

諸侯君其國故稱曰后稷是爲周之始祖文王

大王之孫王季之子武王之父名昌明堂王者

出政布治之堂南面向明故曰明堂宗祀謂宗
廟之祭也天以形體言上帝以主宰言夫子言
昔者周公之制禮也郊祀祭天則以后稷配尊
后稷猶天也宗祀祭帝則以文王配尊文王猶
帝也周公之所以尊敬其祖父如此是以德敎
刑于四海四海之內爲諸侯者各以其職分所
當然皆來助祭敬供郊廟之事孝道之感人若
是則夫聖人之德又有何者可以加於孝乎夫
子答曾子之問意已盡矣下文復申言聖人敎
人以孝之故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養去聲

親父母也膝下謂孩幼嬉戯於父母之膝下也
養奉養也嚴尊嚴也敬禮敬也親親昵也愛慈
愛也本謂天性也聖人教人以孝非強之使然
乃順其自然蓋親生膝下其初固惟知有親昵
而已未嘗知有所謂尊嚴之道然一體而分則
自然有親愛不容已之情天之性也雖曰親昵
而其尊卑已自有一定不可易之序存焉天之
分也此蓋其本然之所固有而聖人立教亦非
強其所無而爲之故曰因嚴而教敬因親以教
愛所以教之愛敬者不過啓其良心發其善性

而非有所待乎外也故其教不待肅而自成其
政不待嚴而自治人子之生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骨肉
之親無有密於此者生養之恩無有大於此者
故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父母恩德與天地
並雖盡孝道欲以報之亦復無有窮極此皆人
心固有之理是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聖
人復恐其狎恩恃愛而易失於不敬於是因嚴
教敬使愛而不至於褻又因親教愛使敬而不
至於踈此聖人所以有功於人心天理而扶植

彝倫於不墜也

右傳之五章釋孝德之本

朱子曰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無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卽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却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爲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亦重復不當通爲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爲一章可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

謂之悖禮 重焉下今文有故字 天性下今文有也字

此章雖引以子曰字更端終是承上章之意父子之道天性謂親也君臣之義謂嚴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以父之親言故曰續莫大焉以君之尊言故曰厚莫重焉德主愛亦是就親字說禮主敬亦是就嚴字說此蓋就所因者本也說一本之意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如水之一源而千條萬派皆此源之流如木之一根而千枝萬葉皆此根之發孟子一本之

説正謂是也若昧一本之説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則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則謂之悖禮蓋由愛敬其親而推以愛敬他人則爲順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敬他人則爲逆矣

右傳之六章釋敎之所由生

朱子曰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別爲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又通上章爲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上加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爲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爲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今不能知其爲何字也悖禮以上

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旣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産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有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

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養去聲 樂音洛

此教之以善也居謂平居暇日無事之時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也敬者常存恭敬不敢慢易也養謂飲食奉養之時樂者歡樂悅親之志也病者謂父母有疾疾甚而病憂憂慮不遑寧處也

喪謂不幸親死服其喪也哀哀戚追念痛切也祭謂親没而祭祀之嚴謂精潔肅敬謹畏將事也人有一身心爲之主士有百行孝爲之大爲人子者誠以愛親爲心而不忘事親之孝平居無事常有以致其敬則敬存而心存一敬旣立遇養則樂遇病則憂遇喪則哀遇祭則嚴五者有一不備不可謂能然皆以敬爲本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

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養去聲

此戒之以不善也孝子之事親者居人上則當莊敬以臨下而不可驕矜為人下則當恭謹以

事上而不可悖亂在己之醜類等夷則當和順以處衆而不可爭競苟居上而驕則失道而取亡爲下而亂則犯分而致刑在醜而爭則啓釁而召兵曰驕曰亂曰爭三者不除而曰亡曰刑曰兵三者必至危亡之禍憂將及親其爲不孝大矣雖日具牛羊豕三牲之養自以爲盡禮親得安坐而食乎故曰猶爲不孝也愚按此章以敬爲主則有前之善無後之不善不敬者反是

事親而欲盡孝者可

不愛親而先盡敬乎

右傳之七章釋始於事
親及不敢毀傷朱子曰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
莫大於不孝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刑墨者刺字而涅
以墨劓截其鼻剕斬其趾宮男子割勢婦人幽

閑辟法也大法死刑也古用肉刑漢文帝始除之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又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孔子盖引此句以爲刑罰之條目雖如此其多而罪之至大者無過於不孝則不孝者天地所不容也上章已足爲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戒矣於此又兼士庶人之戒焉

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要平聲

此極言不孝之罪所以爲大君者臣之所稟令者也而敢於要脅之是無其上也聖人者法之所從出也而敢於非議之是無其法也人莫不有父母也而敢以孝道爲非是無其親也人必

有親以生有君以安有法以治而後人道不滅國家不亂若三者皆無之此大亂之道也三者又以不孝爲首蓋孝則必忠於君必畏聖人之法矣惟其不孝不顧父母之養是以無君臣無上下詆毀法令觸犯刑辟不孝之罪蓋不容誅也

右傳之八章朱子曰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亦格言也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

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上謂君也進謂進見於君退謂既見而退謂爲臣者趨朝退朝時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

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故夫子言君子之事君上也進見於君已有善道則思竭盡其忠極言無隱及其既退君有闕失則思補塞其過進則復言至於君有美意則將順其美助而成之惟恐不及君有惡念則匡救其惡諫而止之惟恐或形蓋忠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親先其意承其志迎其幾而致其力一念之善則助成之無使優游不決沮遏而中止也一念之惡則諫止之無使昏蔽不明遂成而莫救也陳善閉邪慮之以早防之以豫戒於未然止於無迹此

魏鄭公所以願爲良臣而不願爲忠臣也爲臣豈不願忠蓋後世所謂忠必至犯顔敢諫盡命死節而後爲忠不知救其横流而拯其將亡未若防微杜漸爲忠之大也此龍逄比干之忠所以不如臯夔稷契之良而吾夫子亦以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爲盡忠補過之至也苟非君子進則面從退有後言有美不能助而成也有惡不能救而正也激君以自高謗君以自潔諫以爲臣而不爲君也是以上下相疾而國家敗矣今以君子而事上所以忠愛其君者如此則君享

其安佚臣預其尊榮故君臣上下能相親也君猶父臣猶子相親猶一家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相親猶一體也此相親之至也又引隰桑之詩以言臣心愛君雖在遐遠不謂爲遠蓋愛君一念常藏心中無日暫忘也遠者猶不忘也而况於近可不盡忠愛乎

右傳之九章釋中於事君

朱子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今並存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
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
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
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

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
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
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
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
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長上聲行去聲

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父有天道母有地道王者繼天作子父天母地凡其所以事天地之道亦不外事父母之道而已天人幽顯之道一也能事人則能事神矣事父孝故事天明能事父以孝則其事天也必明矣事母孝故事地察能事母以孝則其事地也必察

矣此明察二字亦是就前章天經地義一句引
來孔子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孟子曰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大抵經是總言其大者
義是中間事物纖悉曲折之宜董子所謂常經
通義亦是此意惟其爲天之經也所以事父孝
故事天明惟其爲地之義也所以事母孝故事
地察明字氣象大聰明睿智無所不照察則工
夫細文理密察無所不周長幼順蓋就事父母
推之上下治蓋就事天地推之長幼尊卑無一
不順其序則人道盡矣極其孝則三光全寒暑

平而天道清矣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
咸若而地道寧矣所謂神明者即造化之功用
也事天地而至於如此豈不洋洋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乎此亦昔者明王之事如此後之爲
天子者所宜取法也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因事
父事母孝二句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因長幼順
一句誰無父母皆可爲孝誰無兄長皆可爲悌
又推而上之不特事父兄爲然至於奉宗廟事
先祖亦莫不然但須盡吾立身之道而已脩身
愼行此是事親之始終不出於此故爲人子一

舉足而不敢忘父毋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毋惟恐一言一行之玷以辱其親若其事宗廟致敬其彰著尤可見其實皆自充吾一念之孝悌而至其極則其幽也可以通於神明其顯也可以光于四海其無所不通故引文王有聲之詩以賛之嗚呼是道非仁孝誠敬之至豈足以與於此哉天人之道昭矣感應之理微矣讀是章者必有以深體而黙識之

右傳之十章釋天子之

孝

朱子曰有格言焉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

立於後世矣 長上聲 行去聲

名非君子所尚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豈敎人以好名哉名者實之賓有其實者必有其名苟沒世而名不見稱則是終其身無爲善之實矣是以君子疾之苟疾其名之不稱當常恐其實之不至而孜孜勉焉可也夫子於此廣其義以終經言立身揚名之旨謂爲君子者之於事親苟極其孝矣以孝事君則忠故忠可移於君事兄苟極其悌矣以敬事長則順

故順可移於長居家苟極其理矣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故治可移於官事君者事親之推也事長者事兄之推也居官者居家之推也根固者葉必茂源深者流必長膏沃者光必燁是以孝悌之行成於內忠順之道達於外君子務實雖不求名而州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僚友稱其悌執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不惟譽藹於一時而且名立於後世矣舜在側微又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和以孝道是以帝堯聞之四岳舉之天下君之萬世師之豈有

他哉孝悌而已矣所謂以顯父母者豈有過於此哉

右傳之十一章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

姓徒役也

此因上章言以治家之道而推之於一國此章又以治國之道而施之於一家蓋閨門之內恩常掩義至於治國之道則以義而斷恩傳者之意恐其閨門之內狎恩恃愛易以流於親愛昵比之私故謂雖處閨門之內一國之理實具焉嚴父有君之道嚴兄有長之道妻子臣妾即百姓徒役也以此施之則義有以制私尊卑內外整整然其有條理矣此實治國之要道也

右傳之十二章 朱子曰此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或云宜爲十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夫音扶令去聲令文作則

問下今文有子字

夫子敎曾子以孝曾子一歎孝之大次問無以加於孝夫子皆詳告之孝之始終備矣惟幾諫一節言之末及曾子於是包括夫子之所已言者謂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凡此之道則旣得聞夫子之敎命矣敢問爲人子者一以順從爲孝然則父母有命令將不問可否而悉從之然後可以爲孝乎此曾子之善問也慈愛如養致其樂恭敬如居致其敬安親不近兵刑揚名

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之類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

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

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

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

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與平聲爭諍同離令並去聲焉於虔反

見非而從成父不義有害於孝理所不可夫子故重言是何言與以戒之謂以從父之令為孝是何等言不可以訓也曾子本以從父之令為問夫子又推而廣之自天子至於庶人為臣子

者見君父之過皆不可以苟順而不諫諍故昔
者天子必有爭臣七人則雖無道亦可以不失
其天下諸侯必有諍臣五人則雖無道亦可以
不失其國大夫必有諍臣三人則雖無道亦可
以不失其家天子有天下四海之大萬幾之繁
善則億兆蒙其福不善則宗社受其禍故必有
諫諍之臣以救其過而後可古者立誹謗之木
設敢諫之鼓大開言路廣集忠益諍臣豈止七
人而已哉夫子姑約而言之耳若次於天子爲
諸侯又次於諸侯爲大夫國小於天下其事必

簡故五人而可家小於國其事又簡故三人而
可其實諫不厭多非必以數拘也下至於士則
無臣未爲大夫則無家所有者身所賴者友故
士以友諍則身不離其令名父以子諍則身不
陷於不義人之大倫有五君臣父子爲之首而
朋友居其末君臣朋友皆以人合惟父子爲天
屬之親臣之忠愛其君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友之忠愛其友者忠告而善道之亦不可則止
若子之於父無可止之義故曰君有過則諫三
諫而不聽則去親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號

泣而隨之又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起敬起孝悅則復諫積誠以感動之必其從而後已此則人子愛親之至終欲其歸於至善又有非臣與友之所得爲者自士以下雖謂庶人然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均爲子也均愛父也父若有過子必幾諫無諉之諍臣諍友可也夫子是以總言之曰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先父子而後君臣其旨深矣又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所以結一章之旨而終

言是何言與之義也爭義當從諍諫之大者諫而不入則犯顔引義以爭之不聽則不止也

右傳之十三章 朱子曰不解經而別發一義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

戚之情 偯於豈反 不樂音洛

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居其首則人間至樂無有大於此者矣一旦不幸而死乖吾之大樂豈不爲大哀乎吾之一身父母生之本同體也存歿頓異骨肉暌離寧不爲大痛乎夫子於是申言孝子之喪其親也哀痛之極發於聲爲哭其哭也不偯氣竭而盡不能委曲也動於貌爲禮其禮也無容觸地局脊不能爲容也出於口爲言其言也不文內憂無情不能爲文也服衣之

義有所不安聞樂之和有所不樂食味之旨有所不甘無他人子之心念念痛親之死而已豈復計吾之生哉故寢苫枕塊服衰麻食溢米苟延殘喘於天地間已為過矣耳目之接口體之奉尚何心乎夫子故言此而結之曰此哀戚之情蓋謂此乃人心自有之情非聖人強之也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

今文有一也字

禮三年之喪三日不食過三日則傷生矣所以三日而食者謂教天下之人無以哀死而至於傷生雖毀瘠而不滅其性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性中有仁仁之發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父母存而愛敬之者根於性也父母歿而哀戚之者亦根於性也若以哀戚之過而傷生是性可滅也性可滅則生人之類滅矣此聖人之爲政所以爲生民立命也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棺槨衣衾而擧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而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簠方矩反 簋居洧反

擗房益反 踊余壟反

此又自聖人之政而詳之人親之亡也孝子之心何有限量然而遂之是無節也故聖人爲之立其中制不過三年所以示民有終極也其始死也爲之棺以周衣槨以周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斂之其將葬也陳其簠簋奠以素器而不見親之在則傷痛而哀戚之其祖餞也女擗

男踊號哭涕泣而不忍親之去則悲哀而往送之爲墓於郊不可苟也則卜之塚穴曰宅墓域曰兆必得吉而安厝之此皆慎終之禮也爲廟於家必有制也則爲之三年喪畢遷主於廟始以鬼而禮享之及其久也寒暑變遷益用增感春秋祭祀以寓時思此追遠之禮也至於忌日不用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念親之意果何有窮已哉此皆聖人之政因人之情爲之節文使過之者俯就不至者跂及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此又合始終而言之以結一書之旨孝子之事親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於其生也事之以愛敬於其死也事之以哀戚生民之道孝悌爲本於此盡矣養生送死其義爲大於此備矣

至此則孝子之事親其道終矣○人之情有所愛而所愛施於所親一錢之錐視爲已物必營護之一飯之恩嘗爲已惠必思報之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父母之德較之一飯之恩孰小孰大父母之身比之一錢之錐孰重孰輕尚能思報一飯之恩營護一錢之錐則所以思報父母營護父母者宜知所盡心而竭力矣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生事愛敬也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死事哀戚也夫民幼者非壯則不長老者非少則不養死者非生則不藏人情莫不愛其

親愛之甚者莫若父子聖人因天之性順人之情而利導之敎父以慈教子以孝使幼者得壯老者得養死者得藏是以民不夭殤棄捐而咸遂其生日以蕃息而莫能傷故孝者生民之本也古者葬之中野厚衣之以薪喪期無數後世聖人爲之中制中則欲其可繼也繼則欲其可久也措之天下而人共守之此法之所以不廢人之所以無憾也苴斬之服饘粥之食顔色之戚哭泣之哀皆出於人情不安於彼而安於此非聖人強之也三日而食三年而除上取象於

天下取法於地不以死傷生毀不滅性因人情
而爲之節也死者人之大變也舉而歛之哀戚
而奠之擗踊哭泣而送之措之以宅兆享之以
宗廟時思之以祭祀情文盡於此矣所以常久
而不廢也夫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生事以
禮死葬以禮祭之以禮則可謂孝矣故曰死生
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然夫子此書雖以
授曾子而備言五孝之用則自天子諸侯卿大
夫士庶人皆所通行而爲人上者又德敎之所
自出故一則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二則曰明王

以孝治天下三則曰明王事父孝事母孝至末章則亦曰敎民無以死傷生又曰示民有終也是則孝者天地之經人道之本誠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先務也故雖生事葬祭貴賤有等禮不可違而獨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聖人之爲生民慮者豈不深且遠哉宰予學於孔門親受夫子之敎乃曰朞可已矣又何怪齊宣王之短喪漢文帝之以日易月自是而後習以爲常爲人上者如此何以責其下哉嘗信孟子惟一滕文公雖其父兄百官皆不欲曰

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三年之喪能行者寡矣文公獨有感於孟子親喪固所自盡之一語排羣議而力行之然後百官有司莫敢不哀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至於四方之來弔者莫不大悅其有禮秉彛好德之良心蓋甚昭昭乎不可泯也然則感人心厚風俗至德要道何以加於孝哉

右傳之十四章朱子曰亦不解經別發義其語尤精約也又按朱子刊誤跋云

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

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傅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顧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孝經大義終

右孝經一書迺孔子曾子授受之要旨也經秦火後頗多錯簡至宋大儒朱文公先生始取古文爲之考訂刋其繆誤次其簡編而後經傳各有統紀董季亨氏又從而註釋之而其旨益明讀者誠能因其言而求諸心因心之同然而推之家國天下則天下之道盡在是矣惜乎是書板行者少而窮鄉下邑之士不得盡覩也予近按泉偶於進士蔡介甫家得是書舊本遂命工鋟梓以傳將使四方得以家傳人誦各興其親愛之心而篤夫仁孝

之道庶或少補於風敎之萬一云爾

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秋九月甲子

賜進士通奉大夫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

布政使淳安徐貫謹識

孝經大義跋

聖人作六經以詔天下後世其於道德性命之說備矣然而於孝特加詳焉至別爲一經者何耶盖百行非孝不立萬善非孝不行所謂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彛也自天子以至庶人誠不可一日而不講也隋志曰孔子旣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其說是已於此盡心焉則六經之道舉在是矣秦火旣熄遺經間出壁書與今文雜行

雖經群儒辨論補綴而輒復湮廢至宋朱子
始爲刋誤又次其經傳以復孔氏之舊繼以
鄱陽董氏爲之註釋極其歸趣然後一經之
條貫煥然其有功於聖門甚大而經之顯晦
實有非偶然者矣惟我
主上殿下以聰明睿智之聖握君師之丕責化民
成俗未嘗不以彛倫爲急一日
御經筵與儒臣論治道因歎孝經之敎久廢於世
又問其註疏之有無左右以是編聞卽蒙
宣索覽之嘉賞將鋟梓以廣其傳猶

慮窮閻愚下之民未喻其義也下弘文館悉解
以諺語使人易曉且
命臣略叙其後臣竊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其親
九族平百姓協萬邦以至鳥獸魚鱉咸若皆
孝之推也三代聖王率由斯道治化之隆後
世莫及及其衰也孔子只以空言與弟子相
授受即其經中所載言及古昔必稱先王盖
其傷之也深矣自是厥後微言絕大道壞人
心貿貿已千有五百餘年矣歷代以來雖不
無英君誼辟其所以把持世道主張化權者

不過曰功利而已術數而已孰肯以是爲念
哉則善治之不復而禍亂之相尋也無怪今
聖上獨穆然深思推究化源乃於聖人之經尊信
表章旣以是躬行建極於上又以是導迪牖
民於下其於復堯舜三代之治也何有抑臣
又有感焉聖遠言湮經殘敎弛古道之行雖
不可一日而冀然降衷秉彝之天亘萬古而
猶在聖經所書卽人心所具之理反而求之
寧有不得者哉嗚呼誰無父母誰非人子孰
倡而不和孰感而不應故曰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焉者臣知是書之行也必有油然而起躍然而趨沛然而不可禦比屋可封之美端可馴致矣其謂之至德要道者非耶宜

殿下之惓惓於是也萬曆十七年六月下澣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經筵春秋館事

臣柳成龍奉

敎謹跋

孝經